

陇上学人文存

刘瑞明 卷

刘瑞明 著 马步升 徐治堂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 刘瑞明卷 / 范鹏总主编; 刘瑞明著;
马步升, 徐治堂编选.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226-04575-6

I. ①陇… II. ①范… ②刘… ③马… ④徐…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72029 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马 强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刘瑞明卷

范鹏 总主编

刘瑞明 著 马步升 徐治堂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25 插页 7 字数 307 千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226-04575-6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陆 浩	刘伟平		
主 任：	励小捷	咸 辉		
副 主 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辑	咸辉		
副主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鹏	
委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范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 任：	连 辑	张广智		
副 主 任：	张建昌	范 鹏	马成洋	
委 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总 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勤奋 多产 创新

——刘瑞明科研评介

刘瑞明,陇东学院教授,1934 出生于甘肃平凉,1958 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他的科研起步早,在 1977 年他还是平凉二中语文教师时,甘肃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他的《古汉语语法常识》,共印刷 5 次,累计发行 30 多万册。调入陇东学院任教后,数十年坚持不懈研究语言学、敦煌学、民俗学、古代文学。在《中国语文》《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文史》《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敦煌研究》《辞书研究》及许多大学学报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有《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中华书局 2005 年版)、《北京方言词语谐音理据研究》(与刘敬林合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8 年版)、《性文化词语汇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 年版)。《刘瑞明文史述林》(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则是已发表与未发表的 370 万字 400 多篇论文的合集,实际包含了 8 本书:《谐音造词法论集》、《词义论集》、《泛义动词论集》、《词缀论集》、《汉语人名文化》、《敦煌学论集》、《文学论集》、《说神道鬼话民俗》。真可谓硕果累累。

刘瑞明先生治学的特点是:勤奋;多产;创新。



—

语言学方面,他先有“泛义动词”新说。欧阳修《归田录》:“今世俗言语之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谬者,唯打字耳。其义本谓敲击,故人相殴,以物相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盖有锤击之义也。至于造舟车曰打船、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夫晌饭曰打饭,兵士给衣粮曰打衣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粘纸曰打糊,以尺丈量地曰打量,举手试眼之昏明曰打试。至于名儒硕学,语皆如此:触事谓之打。”这样的“打”字,近代刘半农也无法给予合理解释,而气愤地斥责为“混蛋动词”。而王力先生曾称之为动词的“记号”。或誉为“万能动词”,或称为“弹性动词”,都是就现象说现象,刘瑞明从理论而有新说。语言是群众创造的,所谓“举世君子小人皆同者”,正是群众生动活泼的语言实践,绝对不能判为“谬”“混蛋”,而应是有的一种机制。就像戏剧演员有被誉为“八面角”,能从事多种工作的干部被誉为“多面手”一样,语言也需要这样的动词。刘瑞明把它们定名为“泛义动词”,并将学者们只注意的“打”字,开拓成为包括“作、为、取、修、却、见、加、行”等字的泛义动词系列。学者们只注意的“打”字的单独使用的泛义,刘瑞明开拓出泛义动词前缀于表意具体的动词(如“打扫”就是“扫”的意思),与泛义动词后附于表意具体的动词(如“搂打”就是“搂”的意思)。又用泛义动词纠正了一些被错误解释的疑难的语法、词汇问题。又对比了英语 take、make,俄语的 делать,认为也是泛义动词,这就落实了说泛义动词是语言的一种灵活性机制的论点。

曾经是一堆陈年烂账的“打”字的异常用法,经刘瑞明纵横捭阖地论证,就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了如指掌。

刘瑞明继“泛义动词”后的新说是:汉语有独特的谐音造词法,更

是弘扬了汉语独特韵致,彰显了群众语言智趣。这就是把词义理据的真实用字,用谐音的虚假字来隐蔽,使词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张冠李戴的智趣,并且是创造了大量的隐实示虚趣难词。这与词义是由正确的文字负载的准则大相径庭,却是在汉语所有方言中都大量存在的,也有不少被普通话吸收了,而许多语言学家与一般众人一样,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观察细致而思考锐敏的刘瑞明独树一帜地、稳扎稳打地论证倡言谐音造词法。从《青海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隐实示虚:论证俗语方言词的奇巧修辞方法——为陈望道“辞趣”命题张目》初步试论,到《谐音造词法论集》结册的92篇文章,前后13年间,用五类研究来做颠扑不破的立论。第一类:从某个词语作汇集性论证,如《含假“罗汉”、“观音”的趣难系列词》、《详释“两头蛇、三脚猫、乌鸡眼”等系列词语》等。第二类:从北京、东莞、福州、苏州、南京、宁波、成都、香港、哈尔滨、柳州、乌鲁木齐、武汉、长沙、贵阳、娄底、西安、银川、固原、西宁、太原、忻州、海口、梅县、厦门、徐州、南宁、洛阳、南昌、山丹等众多方言作论证。从三本北京方言词典中调查出谐音趣难词占词条总量的比例竟然高达12.7%。充分说明是各方言共有的造词法,是亿万群众的创造。第三类:总论性质的论文,如《隐实示虚趣难词与谐音文化概论》、《近代汉语隐实示虚趣难词》、《现代汉语谐音趣难词例说》、《谐音造词法研究是提高辞书质量的一大途径》。第四类:用谐音趣难词理论研究古神话及民俗的论文,如《灶神神话补说》、《“盍”的多元文化研究》。第五类:就某一名著的谐音趣难词作穷尽性的研究,如:《〈全元散曲〉的谐音趣难词》、《〈红楼梦〉语言的谐音艺术性》。

俗语把有勇无谋的人叫“半吊子”“二百五”,一般都以五百、二百五十个铜钱不够一吊作比喻解释。《“二百五”与“半吊子”词语家族及理据辨析》说:没有以钱多少表示知识多少的事理。否则,“百万富翁”



“腰缠万贯”与“一文不名”“穷光蛋”这两类词，岂不是各有了知识丰富和毫无知识的词义？这样解释恰是受了趣假的欺骗。文章汇集大量同义词而区分为六个系列来对比辨析。第一个系列是含“二五”的词语。如南京话“二五”应是指“二乘五”的积是十，而又谐音为谜底的“实”，指不灵活。第二个系列就是“二百五”。有“二百五”词的方言很多，词义虽同，方言读音或不同，理据也不同。多数是“二倍五”的谐音，仍然是“十、实”的谐音。第三个系列是含“二八”的词语。如山西忻州说“二八货”“二八点”。“二八”要解读为是表示“二、八”相加。和是十，谐音“实”。而厦门话“二步八”由“二补八”谐音：只有二成知识，可勉强应付，还应补八成。又说“二路八”，是“路、落”谐音，指丢掉了八成。这两个词与有的方言说“二把刀”不约而同。应是“二把到”的理据：只有二成把握到了。第五个系列是含“半”字的词语。如“半倒数”、“半刀数”是扬州话，应是“到半数”谐音及倒序：知识只到一半，一知半解。洛阳：“半把刀”。也是说只把握到半数。第六个系列是“半吊子”之类，是“半桃子”的俗写，是从“一瓶子不响，半瓶子咣当”的仿说。与俗语：“浅碟盖不住底。”“沉甸甸的谷穗低垂头，干瘪的谷穗高抬头。”都是同义的。

《辞书研究》2011年第6期刘玉红、曾昭聪《方言词理据研究刍议——兼评刘瑞明先生的相关研究》：“方言词理据研究的相关成果尚不多见，其佼佼者当属刘瑞明先生……刘瑞明先生在一系列研究中，提出并证明了汉语有一种谐音造词法，特点是‘隐实示虚，设难成趣’。这一研究结论是有开创性的……刘瑞明先生所作的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多所创获，研究结论大多新颖可喜。读其论著，深感方言词谐音语理据研究的方法是最重要的。”这可以代表语言学界对谐音造词法的肯定。

刘瑞明语言学研究的扎实的基础是词义研究。词义研究，乃至汉

语词语类辞书解释词义常见的弊病是王力先生深刻指出的“以通代确”。关于正确阐释词义,王力先生在《关于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中说:“什么叫做‘望文生义’?就是看到一句话,其中的某个字用这个意思解释它,好像讲得通,以为讲对了。其实这个意思并不是那个字所固有的意思,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这么用过,只不过是在这个地方这样讲似乎讲得通。但是‘通’不等于‘对’,不等于‘正确’。你要说这样解释就通了,那就有各种解释都能通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可惜没有引起重视,惟独刘瑞明先生深得其中三昧而深获教益。

要解释词的确义,纠正误义,必得求出词义的依据。屈原《九歌·云中君》“龙驾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对“周章”的解释有:往来迅疾貌、恐惧不知所之、惊视、舒缓、周遍张设、强梁、欺狂、驰逐、仓皇,等等。王逸注为“周流”,言云神行迹遍及各处。刘瑞明说,只有这才是正确的,因“周”为周遍,《说文》言“乐一竟为一章”;“章”也可为全义。“周章”为联合式复词,与“周匝”、“周遭”一致。“周章”词义议言的繁纷,至今歧释误释不能澄清,这在词义研究中,应是典型而有代表性的。对于古汉语词义的研究,对于语义辞典的编纂和修订,它会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发:(一)对旧有的释义,首先要看是否从语素分析获得,是否达到形、音、义的统一;(二)歧义甚多的释义,要辨析释义异中之同,它可能是接近正确词义的,也要辨析释义方法或角度上的异中之同,它可能是致误的共同原因;(三)每一词义都应经过多量书证的检核,“例不十,法不立”于此是值得重视的;(四)要注意通假义的辨证,辞书中应予说明;(五)词义要高度概括,表述要简明。

《“方便”词义梳理及辨误》、《“无赖”词义辨误及梳理》、《从“所”字误增词义论词义研究方法》等许多文章都是这样论证的。

刘瑞明的研究不盲目崇拜权威,有再辨真谛的悟性与胆识。

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十《不、丕、否》用六十三条例证来说明



“不”“丕”是无词汇意义的“助词”，所有的词义论著都信从，刘瑞明《〈经传释词〉“不”“丕”助词说辨误》则把所有例证辨析成为四类，从而把助词说一风吹而全部推翻。第一类，“丕”的意思是：大。“不”是“丕”的通假。《说文》：“丕，大也。”王氏有二十七例都把此类的“不”“丕”说成发声，约占总例的一半。《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按，此“不”字是通假，所以先要排除它的字面意思，因此毛传：“不显，显也。”就是表示不是否定句，句子正是要说明“显”。这类注释是解释句意，而不是解释词义。王氏的错误犹如把“大车”“红车”等同与“车”一样。把训诂区辨析出是解释句意，而不是解释词义，是很有见地的。第二类，例句实际是反问句，“不”字是否定副词的常义。反问句的实际意思是强调肯定，语气是上扬的，现代以问号传示。“不好？”=“好”。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反问句容易误解成否定句，所以古注特有“不好，好也”之类的表述。这是疏通句意，排除误解，而不是训诂词义。王氏疏忽这种情况，按照“不好=好”，于是误说“不”与通假的“丕”都是发声，把反问句当成肯定性叙述句。共有十五例。例如《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句号误，应是问号。实际是说：我的诞生不是负有天命？即有天命。王书：某氏《传》曰：“我生有寿命在天。”盖“不”为发声。“不有命在天”下，不须加“乎”字以足之。第三类，句子是单纯否定，“不”字也是表示否定。共十六例。第四类，五个杂例。

清初刘淇《助字辨略》首言“为”有选择连词一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再言“为”、“为复”是选择连词。蒋礼鸿、张永言、徐震、王锑、刘坚、郭在贻、江蓝生、王海棻、项楚、梅祖麟、李崇兴等十多位先生共扩充成“为、当、为是、为当、是”都是选择连词。刘瑞明复核了倡言者一百几十条和自辑的几十条书证，却认为只有“为复”一个是“还是”的意思，确实是选择连词，其余的都仍是它们的判断系词“是”的常义，没有“还”的语素，因而绝非选择连词。因为例句都是不用选择连

词的选择问句,翻译时可以加上选择连词。这与把“你去?是不去?”的“是”换成“还是”,而说是选择连词的错误一样。刘瑞明于是有《“为、当、为是、为当”等绝非选择连词》文。

王力先生《汉语史稿》说“艺术家”、“建筑家”之类的词尾“家”古代是没有的。刘瑞明 1988 发表《“家”是古汉语中历史悠久的词尾》用《史记》等证明西汉已有,2005 年还有学者撰文说词缀“家”最早见于东汉。

词缀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真正有哪些,各自的具体情况或朦胧不清,又常常有论著轻易把难以解释的字都说成词尾。刘瑞明从这两方面都有促进性研究。蒋绍愚先生简议“自”“复”是助词,刘瑞明与蒋宗许论证为词尾。师范专科学校两位老师的文章引发了《中国语文》的一场讨论,遂使词尾说得以肯定。刘瑞明对词缀“生”“日”等都有详证。《误说的词尾、词头种种》与《“~应”、“伊~”等并非附加式双音词》对众多的误说都一一厘定。

二

日本学者南方熊楠氏早在 1920 年首先提出印度神猴哈奴曼曾经影响孙悟空形象创造。俄国钢泰和继有同说,但都未有论证。胡适提出“五证”。鲁迅与吴晓铃先生否定此说,但不够有力,因而季羨林等再主影响说者甚多,萧兵是最详细而最自誉的,他把胡适的“五证”扩大为“八证”。

《孙悟空是我国猿猴志怪文学的升华》(与刘敬林合撰)以雄辩的论证把影响说一风吹了。文章首先指明我国从公元前 11 世纪《逸周书》开始,不断积累,从猿猴习性、形态、名字三大系统组成一个庞大、复杂、细密的志怪网络,都是对猿猴的灵敏性唱赞歌的。在此文化蕴涵雄厚的基础上升华结晶出孙悟空。